

惠州文脉【风物】

“东江怪杰”“惠州文化的名片”“音乐家”“书法家”……在惠州，有这样一位已到耄耋之年，集诸多绰号雅称于一身的老人，他是“玩世不恭”的杂家，常年在音乐、书法、绘画之间徜徉；他醉心于山水和田园风光，致力于在有生之年将惠州佳景描绘记录在纸张之上。2024年，88岁的他带着《东江梦》《秋收季节》《月夜》《山田喜雨》闯入国际赛事，且陆续获奖。这位老人便是陈安邦。



八十八岁的陈安邦朝气蓬勃，不见丝毫耄耋之年的暮气

陈安邦：黑白浓淡处绘山水 耄耋之年以情执笔

文/贺沁怡 图/王小虎

自幼受熏陶 寄情丹青

1936年，陈安邦生于惠州一个书香门第家庭，家中人才济济。他的爷爷陈翼基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律系，大爷爷陈培基是清朝举人，外公是惠州下角的秀才，父亲陈仕早是学校的校长。礼泉有源，兰竹有根。幼时的陈安邦从家中爷爷藏书里接触到了书画与文字，其中，有很多保存良久的画册、书籍，甚至还有不少线装书。

“墙壁就是我的画板，家里的每一面墙壁都有我临摹的痕迹。”陈安邦介绍，幼年因家贫，他为了节省开支没有购买画纸，而是绘画于墙上。家中每一面经过石灰批荡的白粉墙，都是他心中理想的“画坊”。

1954年，陈安邦考入广州音专（星海音乐学院），因为兴趣使然，他在就读二胡专业的同时，选修了每周两节的美术课。这门课程由广州美术学院讲师近野进行授课，陈安邦在课堂上学习速写和焦墨，并从中受到诸

多的启发。大学期间，他还与众多艺术大师结缘，如西安美术学院的王崇仁教授及陕西艺术界的巨擘朱满堂，王崇仁教授还为其画册写过代序。

下课后，陈安邦常常带着画夹，到附近的农村写生。村庄、树林、菜地都是他绘画的对象，亦是他的灵感来源。即便后来他被分配到湛江农垦文工团工作，也会外出采风，到湖边、树旁，看远处山，看近处水。“从小我就喜欢山水。”北方的山，南方的山，遍布了他采风的足迹，在他眼里，山水皆有灵性，千山万壑看不厌，淙淙流水如悦耳乐章。

时隔数年，这些生动景致，由花甲之年的陈安邦以焦墨画的形式呈现了出来。焦墨画作为国画中的一种，以黑白两色作为绘画的色彩。该作技法鲜为人知，大众更多知道的是有色彩的国画，而不是以黑白构成的焦墨画。“古代最初作画靠的是线条。线条和墨在纸面上被用

到极致，这也是我喜欢焦墨画的原因。”陈安邦道。焦作为“五墨”之首，颜色最黑，且因不怎么含水，下笔在宣纸上墨汁难以洒开，笔力的使用成为了作画的关键，提、按、擦、焦墨作画完全靠线条和点子的变化而传神写意。

在陈安邦钻研焦墨的漫长路上，并没有专门的老师对其进行细致的传授，他主要靠自己长时间的临摹、学习和领悟，于他而言，“悟”和“磨”是学习焦墨的核心和常态。据了解，陈安邦的艺术启蒙来自于家中藏书《芥子园画谱》。画谱中，寥寥几笔线条勾勒出的崇山峻岭、极具风骨的花卉枝干、闲逸自然的人物形象，提升了他欣赏美、理解美、创作美的能力，也推动了他对绘画的喜爱。后来，陈安邦不再满足于书籍探索，他开始自发研究起近现代画家黄宾虹的“积墨法”、张大千的“泼墨法”“钩斫法”，并从中摸索到了自己的绘画技艺。



陈安邦在绘焦墨画



陈安邦画室一角

没有画家不热爱家乡的山水

清代诗人江逢辰评惠州：“天下不敢小惠州！”惠州靠山，临名水，说起山，有“岭南第一山”罗浮山，有“粤东沿海第一高峰”的莲花山；说起水，有浩荡穿峡而至的东江水，有明镜般澄净的西湖水；说起人，有仙风道骨的葛洪、有才气纵横的苏东坡……

年轻的陈安邦，常年身在异乡，将对家乡的爱和眷恋藏于心中，藏于歌中，藏于画中；回乡后，他发现家乡有很多秀丽的风景还未被世人所知，于是他描绘了惠州景致的焦墨作品，希望更多人能看见惠州，了解惠州。

近年来，陈安邦将惠州东江、惠州山村以及同代人在惠州生活的记忆一点点刻画，《微山湖畔》《巽寮滩写生》《惠州西湖》《罗浮山日出》……逐渐诞生了不少精湛生动的作品。

作画需要思考，一样的景，不同的画家会产出不一样的作品。陈老告诉记者：“创作时，我去过的惠州革命旧址、山水、建筑楼宇，都会浮现在脑海里。不能简单只将场景表达出来，我还会自己难自己，给画定主题、定细节，构思后一一描绘。”在陈老画室入门正对的墙壁上，挂着一幅《高潭区农会旧址黄氏祖祠》。着眼看，视线近处被松树、榕树左右框定，远处是微微起伏的山峰，祖祠和民居居于中心，过往的

绿瓦和新建筑的黄顶相衬，悠然的小径夹杂着门前户户种植的绿树，偶有花树点缀。整幅画颜色清新，过渡自然，构图由前向后，由近至远，好似某处悠然山村。正如高潭区在曾经浴血奋战、艰苦革命斗争后，最终迎来了民众生活的安宁。

惠州西湖林木葱郁，水色潋滟，在陈老作品《惠州西湖》里，却是有着月映西湖的静谧。柔亮的光线占据了大部分篇幅，远眺矮屋细塔，以几棵树木将距离拉伸，间隔远近的空间；《巽寮滩写生》，陈老不聚焦巽寮湾海景，而是细细描绘了沙滩边一排排的树木。其中两棵不同品种且宝贵的树木放置在前方，与其他树木样式隔开，纵深感明显，且呈一派勃勃生机。

书画一体，陈安邦除了绘画惠州景，还在各处留下了书法墨宝。他为西湖八桥的迎仙桥题桥名，为惠州西湖的照月亭书对联：春月春花初入座，湖山湖水正当门；早年间他绘画的叶挺故居、观音阁等诸多画作都赠予了前来拜访的客人、朋友，朋友笑称其为“人民画家”，四处为人民留画。

时至今日，陈老与画已携手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。提及日后规划，他告诉记者：“之后，我会与弟子一起将西湖八桥画下来，还有各处名迹、惠州革命故人的家乡……只要我还有余力，就会继续创作！”

千年树木百年树人

在陈安邦的画作中，树，屡次出现，或与山结合，或同水相依，此外大部分则是密集的树林、耸立的老树。为什么喜欢画各种各样的树？他表示，一方面是其被树的个性、生命的力量深深震撼；一方面是中国画家很少将树林作为绘画的主体，且想尝试，能否以中国画的形式画出油画中树林的光影。

常言道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陈老却觉得是千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“人类活到一百岁便看到了尽头，但树却可以活上百、上千年。人也不能缺乏树，木头、氧气皆靠树。革命时，甚至人还能啃树皮而生。树的生命力真是太精彩，太伟大了！”他认为，明面上画树，其实暗里画的还是中华的大好河山。有树则成林，有人则成群，有家则成国。

《陈安邦焦墨山水画集》中就有这样一幅经典焦墨树林作品：《晨曦》。繁密的森林树木枝叶向上生长汲取着阳光，草从里有一条不起眼被遮盖的蜿蜒小道，通往光源密集处。如何在黑白单色里展示光？画中，清晨的晨光以斜入的角度

“切”入森林，数片长方形形状的留白穿插在树干间。乍看，光源像锋利的匕首刺入密林深处，而后逐渐让人感受到万物复苏的生机与柔和，微光缓缓步入，挥洒到了密林深处照耀不到的地方，为植物提供养分。除了《晨曦》，陈老还画了不同时刻光线与树林的大画，如《晌午》《村口斜阳》。此外，还有不少焦墨树木作品，如《曲径通幽》《林茂无人鸟相呼》《林间小路》等。

据了解，国内焦墨作画以树为主体的画家、画作甚少。不少焦墨画家在绘画取材上第一联想到便是家乡、常住地的画面，如中国当代著名画家张仃，作为北方人的他，会以焦墨绘出北方雪景，积淀在干枯枝丫上的大雪，银装素裹的古城。陈老亦是如此，在他的焦墨树林作品中，取材的树木与场景大部分都是南方的树、惠州的树。“这里画的是两棵芒果老树”“这是一棵百年的大榕树”“这树可与其他的不一样，珍贵得很啊”每一幅画里的树，陈老都能指着谈上一两句。他提出，做人需像做树一般，亭亭玉立，精彩长久。

画画就像唱歌一般

“画画就像唱歌一样，要有节奏！”随后，陈老唱了一两句《东方红》向记者展示歌唱时的“跌宕起伏”。“用笔的快慢、浓淡、轻重、粗细，就好像唱《东方红》一样，要有节奏性的变化。”在他的作品里，观者能看见利落线条横贯画面形成一座座山峦起伏错落，墨重处呈山巅，留白处显远山；虽只有黑白两色，但构图空间立体感强，远看画面内容密不透风，近看主体间距离空可跑马，极具观赏性；墨汁纵笔时，枯而不竭，润而不死；墨汁交叠处，即便没有加水润色，亦有活口气眼的秩序。

当记者询问其学习焦墨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时，陈安邦回答：“构图是焦墨画最难的地方。”他表示，空间感、立体感在焦墨画中的是多日的练习和艺术修养，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

情。想在黑白纵横间，突出意境、情境，并非易事。此外，除了笔法的技巧，构图的考量，还不能缺少对画作的思考以及赋予其情感。陈安邦感叹，如今很多画作呈现给人的感觉像摄像机，把画面生搬硬套到纸张上，缺乏了作者自己的思考，情感空洞，完全是为了笔法技巧而画。他认为，画作需要充满生活气息，需要以丰富生活经验作为基础。

如《村口斜阳待牧归》一作，陈老将靠近斜阳光线的一侧进行留白，树荫之间上重墨，在婆娑树间，还增添了往回走的牛群和牧人，以示归家景象。“我见过很多次这样的景象。每天晚上照着回家的斜阳，等待我回家吃饭的父母亲人，我将它们二者结合在了一起。”观者此画，观者可从黑白中感受到斜阳的暖意，归家的惬意，生活气息跃然

纸上。

另一幅采用了焦墨重彩绘画的《山田喜雨》，更让人直观感受到了生活的动态。画面中心一片绿色，似有风吹拂，似有雨湿润。“这是山上农田刚刚种下了禾苗，下雨前很干燥，下雨后却因为雨太大，导致水沟都堵塞了，村民便在雨后去通渠。”陈老道：“所以画面上‘到处都是水’，绿一片、蓝一片。没有生活体验，很难将其描绘出来。”

作家、书画评论家尹汉胤评论其画作：“激情所至，落笔磅礴。在尽情挥洒志趣的同时，于传统艺术手法中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意境、笔调，飘逸中涌动着一股勃勃的生命力。虽是将大自然再现于纸上，但他追求的潜于水墨之中的内蕴，使其笔下山水勃发一股强烈的时代气息，令人看后情动于心。”

文脉漫谈

陈安邦先生最近接二连三荣获海内外书画大赛共7项绘画金银奖，作品还获邀参加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展览。说是老树著花还是厚积薄发，都太准确。因为早在上世纪90年代，他已“著花”“薄发”，崭露头角，名播岭南了。从地方到中央的媒体，都称他为“东江怪杰”，还在知天命时他的传记便载入《中国文艺家传集》第一部。这次令人惊讶的是，时隔30年，当他步入米寿时，仍创作不辍并频频夺奖。这在惠州乃至岭南画坛，恐怕亦属罕见！

安邦先生是一个不鸣则已、一鸣惊人，常给人意外惊喜的人。他从一个高胡专业的音乐家，一个华丽转身成为惠籍首个国家级书法家，广东省美术家协会，并蝉联五届惠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，这确实风流潇洒，成就非凡。

惠州自古以来人文蔚起，名士辈出。安邦先生能有今日的成就，离不开这块美丽土地的滋养，离不开他书香家庭的文化熏陶，当然也离不开他本人的天赋异禀，尤其是

是真名士自风流 ——小记陈安邦先生

刻苦努力。他在自画像下写有六个字：博学善思力行。这是他的座右铭，也是探索他精神世界的密钥。

先生学历不高，但嗜书如命，读书不少。为了买到心仪的书，他可以易粮典衣。他相信：画法与诗文相通，必有书卷气，而后可以言画。因此他特别强调学习，包括学习别人的经验。他有惠州人包容的美德，真诚地称所有有专长的书画家为老师，即使对方比自己小十多岁。他未获名师真传，但是“转益多师是吾师”，博采众长让他受益匪浅。

先生有急才，喜欢在一饮一啄后为友人撰联，并即席挥毫相赠。他曾在游览鸣沙山、月牙泉后即席撰书：烈日黄沙皆佛性，冷月清泉沐禅心。既贴切又富禅意。该联为敦煌有关部门所赞赏并收藏。先生把即席撰联当作练笔善思的好方法，其文学修养之深亦可见一斑。

先生把写生、采风亦视作“力行”的重要内容。耄耋之年，他常常行走于穷乡僻壤，徜徉于山沟水涯。他把壮阔的大自然当作灵感的源泉。他广交交友，把书画作品无

偿赠送朋手赙足的芸芸众生。

也许是洞明世事、深谙大道至简的真谛，他常说：材料最简单的才是最复杂的艺术。他在晚年，将绘画重点投向了用焦墨法画树，礼赞树的繁盛，树的生机勃勃，树的生命力强大。

安邦先生在艺术上是赢家，在生活上也是赢家。少练拳、齐眉棍，美食、养生，跌打顶伤、药材泡脚，他样样在行。茶烟酒不离手，无酒不写字。更出名的是直言，说话只论是非，不管其他。批评人时一句

“没文化真可怕”，常令人狼狽不堪。但是，人们仍然喜欢他的率真、执着、可爱，喜欢他“不曲道以媚时，不流行以邀名”。也许，这正是有一个鲜明个性的艺术家宝贵的品质。

安邦先生自幼体弱多病，曾被一名医预言活不过18岁。而今他88岁了仍精神矍铄。有道是：唯大英雄能本色，是真名士自风流。先生必将在艺术王国里继续开疆拓土并且延年益寿。我赠先生一联：一笔传文脉，百岁继风流！

陈老描绘的月映西湖静溢祥和